

神秘

悬疑

犯罪

惊悚

窒息

伊乃木

美国奎因悬念小说选 之谜

[美] 彼得·图恩布尔

群众出版社

秋海 罗明威 徐南飞 张潇碧 王伟 曹立丹 徐秀梅 等译

伊 乃 木

美国奎因悬念小说选 之谜

[美] 彼得·图恩布尔 等著

群 众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木乃伊之谜 / (美) 图恩布尔著; 秋海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0. 7

(美国奎因悬念小说选)

ISBN 978-7-5014-4729-9

I. ①木… II. ①图… ②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6546 号

木乃伊之谜

著 者 / [美] 彼得·图恩布尔 等著

译 者 / 秋 海 罗明威 徐南飞 张潇碧 王 伟 曹立丹 徐秀梅 等译

责任编辑 / 张 蓉

封面设计 / 张雪梅

出版发行 / 群众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网 址 / www.qzcbbs.com

信 箱 / qzs@qzcbbs.com

印 刷 /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20 印张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14-4729-9/I · 1928 定价: 36.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 录

心灵的困惑	1
街角的十二支蜡烛	31
亨德尔和格莱特	47
她的名字太聪明	61
穿行于日历牌的人	79
吉卜赛人的金矿	87
伦敦眼谋杀案	100
幸福将至	112
遥控	130
陌生人	148
木乃伊之谜	162
活动墙板	172
终场时间	185
陶土枕头	193
场上经纪人	200
寻找某人女儿的工作	211
谁害怕尼禄·沃尔夫?	226
残忍而不同寻常	242
永不忘记我	269
最佳报复	279
身份危机	299
允许登船	304

心灵的困惑

约翰·哈维

徐南飞 译

凯利整整摊开在桌子上的那一版报纸，又看了一遍：利特尔伍德足球普尔博彩公司的调查显示，在九十二支联盟球队中最让球迷感到巨大压力的是诺士郡队。诺士郡！凯利在最近看到的英乙联赛排名表中它几乎稳坐中间，既不面临迫在眉睫的降级危险，也没有在扣人心弦的附加赛中胜出而晋级的可能。而查尔顿队排在英超联赛倒数第二名的位置，有二十二次射门的机会球，只射中了四个。凯利就是穿着这支球队的球衣结束了自己短暂、更谈不上辉煌的足球生涯。不仅如此，尽管圣诞节前连续解雇了两名教练，就在刚过去的周六他们在城市球场被诺丁汉森林队以二比零的比分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无缘足总杯。

压力？压力还远着呢。

凯利看了看墙上的钟。

12:09。

早过了早咖啡时间，可还不到午餐时间。从他办公室的窗户可以看到路上来往的车辆和行人在缓缓移动，两辆红色的134路巴士情愿受夹击也互相紧挨着沿肯特城路向西开往市中心。市政回收再生垃圾的卡车开得很慢，挡住了前往拱门路转盘并从那里一直向北开去的司机，上帝保佑他们能早点到。

办公桌上的来件盘里有一封当地法政实验室寄来的账单、皇家全国救生艇协会发来的募捐信、来自英国税务海关总署的一份通知，措辞客气，说明纳税申报归档的最后期限是一月三十一日。税款和罚款的明细详见随函寄上的SA352说明书。

尚未处理完毕的文件，如果非要这么说，将会包括了解高级DNA分析课程的详细情况。自从电视上的《犯罪现场调查》等法政节目泛滥成灾，他就考虑自己是不是该去学习该课程。还有一封出自马斯韦尔希尔区一位家庭主妇手写的信——这种人很少见，但不是没有——她询问如果雇凯利调查她的丈夫是否与女下属私通——他们关系暧昧——要花多少钱。另有一封信，清清楚楚地打印在有抬头的信纸上，是一家知名的保安公司的招聘信息。这家公司是凯利以

前在伦敦警察厅的两个同事经营的。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不过，他可不想在去私立学校接朱利安和利伯蒂的路上，或在布伦特十字购物中心轻松购物时，还得向那些开着四轮驱动车、刚从杜特列治及域斯冬的私人住宅出来的人手触帽檐行礼。

不管时间是早是晚，他决定要进午餐。

小餐馆位于福特斯路与莱弗雷大街的拐角处，对于像凯利这样喜欢上好的浓香醇咖啡或者可口的蔬菜汤和三明治套餐的人来说，这家餐馆可谓是上天赐下的好去处。在学年中的早餐时间，当地小学校孩子们的妈妈一来，这里顿时热闹起来，除此之外还算是安静宽敞，如果撇开店主是唯真调频广播电台的忠诚的听众这一点不谈。

“和平时一样吗？”安德鲁问道，看到凯利进来，他朝煮咖啡机转过去。

“来份汤吧，”凯利说。

安德鲁扬起眉头瞥了一眼钟。“请便。”

今天上的是蘑菇马铃薯汤，同时端上来的还有几片黑麦面包，切得厚厚的，颜色很淡。有人留下一份报纸，凯利边吃边翻着报纸看。前任劳动教养部长把自己的孩子从公立学校转出来，因为在其他学校，她的儿子的各种需求能更好地得到满足。公众呼吁公众保健制度应进一步提高透明度。美国东海岸天气热得反常。一位凯利从没听说过的社会名流气呼呼地走出了真人秀电视节目《老大哥》的演播室。

新闻版面的一则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该消息就登在第六版靠近报纸底端的位置。路边炸弹炸死在巴士拉巡逻的英国士兵……这名死去士兵的姓名尚未公布，他的死使得英军自2003年进驻伊拉克以来的死亡人数升至130人。

伊拉克，阿富汗——也许过不了多久，就轮到伊朗。

凯利把报纸推到一边，用仅剩的一片面包把碗的里面擦了一圈，很快地把几枚硬币放在柜台上，走出餐馆到了大街上。算不上是适合日光浴的天气，但对这个季节来讲略显温和。天上飘着几朵浅灰色的云彩，看样子不会下雨。回到办公室时，珍妮正在楼梯上坐着；他一眼没认出她来，后来认出来了，却一下子想不起来她的名字。

“你不记得我了吧？”

“当然记得。”

“真的？”她露出一丝笑容，灰绿色的眼睛的周围起了皱纹，这时他想起她是谁了。

“珍妮，”他说。“珍妮·考尔德。”

她的头发齐肩长，还是和以前一样带点红色。

珍妮咧开嘴笑了。“你真记得我。”

凯利上次见到她时，她正站在伏尾山一家按摩院外面，短发刚修剪过，手里夹着香烟，正准备上班。那是两年前的事情了，差不多两年吧。

“小女儿还好吗？”凯利点头。上次见到爱丽丝，她紧贴在妈妈身上，尖叫着，惊恐地瞪大眼睛看着凯利揍那两个人，他们是珍妮的前夫派来恐吓这母女俩的。珍妮有着同样的表情。仗着手中那条二四木板^①和一肚子的义愤，他二话不说就动手了。他深知对付有些人，要先来硬的，等他跪在你面前求饶时，就会有问必答、乖乖地交代了。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他问她。

“电话黄页。”珍妮向他咧嘴一笑。“手指头顺着一个个号码查，就找到了。”

她有……凯利在心里盘算着她的年龄，三十出头？也就是这么大。精心化过妆，以前化的妆没有这么精致；身材看上去也苗条了：穿着一条喇叭裤，灰白色上衣，外面套件紫红色羊毛开衫，没系扣子。

“最好进来谈。”

三楼上的这套公寓的主室被用来作起居室兼办公室：木制写字台是从一个足球队长手中抢救下来的，刚刚能靠窗塞下；转椅，二手货，从布雷克诺克路上的办公家具供应商那里买的，很便宜；一组用金属隔板架做的文件柜，是从原来位于贝尔赛公园的住处运过来的。坐上去能让人感到舒适的家具，就是一把休闲椅，早就被他坐得变了形。几本书、电话号码簿；计算机，传真机，录音电话；一台美国博士牌无线电/CD播放机，边上放着几张激光唱片：罗尼·莱恩，玛莎·瑞博，莫斯·艾利森，加农炮·阿德雷，鲍勃·迪伦的新专辑，滚石乐队的经典老歌。

房间里有一扇门通向一个面积不大的厨房，另有一扇门通向浴室和厕所。再往里是卧室，里面只能容下一张四英尺的床，一个衣柜，以及墙上挂衣服的一根金属横杆。

这就是所谓的家了。

“你搬到这儿来的时间不长，”珍妮说。

“你是自己看出来的，还是你向别人打听的？”

珍妮笑了一下。“我在楼下和慈善店的伙计打招呼聊了几句。”

“就几个月，”凯利说。“另一个住处的房租有点……”

他耸耸肩。“要喝点什么吗？茶？咖啡？我记得还有果汁。”

她摇摇头。“不用，我什么也不喝。”

“你不只是顺便来看看吧？”

“不完全是。”

① 截面为二英寸×四英寸的、标准的建筑木。

凯利坐在桌子的一个角上，指着休闲椅要珍妮坐上去。“说吧。”

外面一辆重型卡车正经过此处开往北方大道，震得窗户都摇动了。北方大道，凯利想，上一次听到别人提到它是在什么时候？他在伦敦警察厅干了七年，其中干了四年巡警、三年便衣刑侦。还做过两年职业足球运动员，然后靠当私家侦探混口饭吃。他一直在这儿或这一带居住。北方大道——也许自己该去一次北方大道了。毕竟他在伦敦的那一带呆过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女人，”珍妮说，“玛丽，全名叫玛丽·安德森，和我住得很近。就住在那一片公寓楼，你去过那里。爱丽丝上托儿所前，每天上午由她帮着照看。爱丽丝很爱她，现在还很爱，一直管她叫奶奶。她有个儿子，名字叫特里，在军队服役，王后皇家什么之类的，好像是这样。”

“枪骑兵团，”凯利帮她说下去。

“就是它。王后皇家枪骑兵团。他们被派去伊拉克。直到——什么时候？——差不多一个月之前。上个周末，他应该已返回到军队。”

“回到伊拉克？”

“我不清楚。是的，我想是的。可并不是直接去伊拉克。”

“要先到军营报到。”

珍妮点点头。“是的。”

“他没去报到吗？”

她又点点头。

“开小差。”

珍妮眨了眨眼睛，好像不明白似的。

“擅离职守。”凯利又解释了一遍。

“是的。”

“她知道他在哪儿吗？我指他妈妈。”

“上一周他天天和她在一起，在她的公寓里。周四上午假期结束应该回军队。他的行装已准备好放在门厅里，身上穿着前一天晚上她给他熨过的军装。但他就是不走，一句话也不说。这样过了很久很久，玛丽说，有好几个小时。他又回到那间空着的房间去，这些日子他就睡在这儿。他坐在那里，眼睛直直地盯着墙看。后来，在上午十点左右，玛丽要出去一趟，没用多久，只是去了商店。回来后发现他已经走了。”

“他去了哪里？她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没有。他没有给她留便条，什么也没有留。开始，她以为他改变主意了，还是回军队去了。接着她看到了他所有的行装，背包，都堆在床边，除了军装。他带走了自己的军装，也带走了枪。”

凯利机警地看了看她。

“玛丽见过这只来复枪，见过他擦枪。她翻遍了整个屋子，枪不在了。肯定是被他带走了。”

“她给军营去过电话确认……”

“他们给她打来电话，因为他没能按时归队。她是特里关系最近的家属，他们有她的电话号码。她想方设法打发掉他们，说特里生病了，并且答应一定与他们保持联系。”珍妮摇摇头。“她都愁出病来了。”

“他有多大？二十？二十一？”

珍妮摇摇头。“不，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不是小孩子了，至少三十五岁了，是个陆军中士。军人就是他的职业。玛丽说这是特里唯一想做的事情。”

“这就更加有理由相信他一旦醒悟过来一定会露面的。”

珍妮转动着戴在小指上的一枚银戒指。“玛丽说，在这事发生之前，他一直表现得古里古怪的。”

“怎么回事？”

“你最好亲自问她。”

“你看，我没说要去……”

“只是和她谈一谈……”

“谈什么？”

“杰克，听我说……”

“什么？”

“去和她谈谈，去吧。又没有什么害处。”

凯利叹了一口气，把椅子从桌子跟前向后拉了拉。楼下慈善店的伙计正整理收藏的乙烯基唱片。凯利朦朦胧胧记得小时候听过的某个组合的旋律透过门板传了上来。是轻松节拍？还是蜂巢乐队？他能理解为什么人们想把这些东西扔掉，却不理解为什么还要再买他们——不是为了行善而买。

珍妮仍然看着他。

“你是怎么来的？”凯利问她。“开车吗？”

“走来的。沿着自杀桥①。”

凯利拿起电话。“我们还是别再冒险的好。我叫辆出租车。”

地方政务会模仿美国新奥尔良市的街道名来为这片地产的道路命名，那时他们不曾料到飓风“卡特里娜”及其给无数美国人带来的伤痛②。但是，当凯利跟在珍妮身后穿过狗的粪便、瓦砾，走上混凝土过道时，他脑子里听到的不是从哪家开着的窗户飘来的浑厚的嘻哈贝司或者电子放克音乐刺耳而令人震颤的声音，而是迪伦粗哑的声音在唱《即将决堤》。

玛丽·安德森和珍妮住在同一个街区，她的公寓比珍妮的高出两层，从阳台看出去各幢楼的墙压顶参差不齐，相邻的房子用木板隔开。前门门口放了一

① 北伦敦拱门大厦旁边的一座桥。

② 2005年8月29日，“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了新奥尔良，造成洪水泛滥。

个橡胶垫子，上面印着“欢迎光临”，垫子周围那天早晨有人扫过、清理过，也许还擦洗过。透过厨房窗户能看到里面有一小瓶塑料花。

玛丽·安德森本人不过五十三、四岁，身材苗条，花白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围裙上面带有花卉图案，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显老。

“这位是杰克·凯利，”珍妮说。“我对你提到过他，还记得吗？他会帮助找到特里。”

凯利扫了她一眼，她没有理会。

“当然记得，”玛丽说。“进来吧。”她伸手做出请进的手势。“珍妮，你知道该往哪里坐，亲爱的。我去用水壶烧水。”尽管她的声音听上去很快活，可眼角已噙满眼泪。

他们坐在布置成淡紫色的起居室里，每人手里握着茶杯，可谁也没有心思喝。他们尽量不去盯着沿着几面墙排列的特里·安德森的照片看。三岁或是四岁时的特里，在不知哪个公园，拿着一把塑料枪，枪口对准照相机；一张褪色的学生时代的照片，照片上的领带打歪了。特里和爸爸拿着球棒和球在遍布小石子的海滩；一个身穿深蓝色校服的少年，在队列中很是漂亮。其它的照片上的特里，长大了，挺胸抬头，虽然校服换成了军装，但是仍然不难认出和那个拿塑料枪的小男孩是同一个人。砰砰，你被打死了。

壁炉台上，有一张放在银制相框里的照片，上面的特里的姿势是他在婚礼那天为拍照精心摆出的——还是穿着制服，一位身穿白色衣服的黑发女子靠在他的臂上，她的眼睛明亮而满怀希望，头发上还有人们洒向新人的五彩纸屑。相框的两边摆的都是两个小孩子的照片，一男一女，大概就是特里的孩子，玛丽的孙子和孙女。

珍妮的茶杯碰到茶碟发出格格的声音，这个轻微的声音在原本安静的房间里显得很响。

“你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凯利问道。

“没有。”

“从上周四起一直没有？”

“什么也没有。”

“你一点都不知道……”

不等他说完，她已经摇起头来。

“他的家庭……”凯利开口说，冲着那些照片点了点头。

“他们十八个月前分居了，闹翻了。那时凯龙刚过了五岁生日。那个就是他。还有比利。我总觉得女孩子叫这个名字很滑稽，不太适合，可她就是坚持……”

“他会不会是去那儿了？去看他们去了？”

“他和丽贝卡很少和对方讲话。自从分手以后，他们没有了来往。”

“即使是这样……”

“她不允许他去，不允许。这事令我怒火中烧。他唯一能见自己的孩子的机

会是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见面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还有社会服务人员在该死的门外监督着。”她的声音发颤，凯利觉得她快要崩溃了，会失声痛哭起来。但她克制住自己，双手握拳，紧紧攥着放在膝上。

“尽管如此，你们还是保持着联系，对吗？”凯利说。“和丽贝卡。是还是不是？”

“我没有。”

“但是……”

“特里不会是去那里了。他不会去找她。他们彻底分手了，她就是这么说的。这样对孩子好一些。各方面的关系都简单了。”她对此嗤之以鼻。“断绝他们与亲生父亲的联系，还说对孩子好。这不合情理。”

她看了看他，神情严肃，好像故意要激他说她错了。

“孩子们怎么样？”凯利问。“你究竟能不能见到他们？”

“从她搬走后见过一次。就在刚过去的这个圣诞节。搬出去后他们和她的父母住在一起，在赫特福德郡的某个地方。她的父母，那就是两码事了。没关系。”她的声音因愤怒而发抖。“‘我们在这里不能呆太久’，不等我把门关上，她，丽贝卡，就对我说。然后她就坐在你现在坐的地方，滔滔不绝地讲她父母如何如何帮她付钱租了一套新房子，他们如何如何一切重新开始，她已安排把孩子们送日间托儿所，她打算再回到大学去读书。孩子们始终坐在地板上，吓得不敢出声，这两个小可怜。要是他们表现不好，我想只有上帝知道他们的母亲会用什么样的话来吓唬他们。小比利在临走前跑到我面前悄悄地说‘奶奶，我爱你，’我紧紧地抱住她，说‘我也爱你。你们两个我都爱。’她催着把他们推出门去，走了。”

凯利伸手端起放在地板上的茶杯。“特里知道她的父母住在哪儿吗？你刚说过，在赫特福德郡。”

“我猜他可能知道。”

“你不认为丽贝卡和孩子们可能还在那里吗？”

“我想不会。”

“尽管如此，不过，如果你有那边的地址……”

“我应该记在什么地方了。”

“没关系，以后找出来告诉我也可以。”

“不费事，我这就去找。”

“我来吧，”珍妮说。

玛丽轻轻地叹了口气，费力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我还不是个没用的病人，这你知道。”

她拿来了一本小日记本，背面有许多用铅笔写上的地址，看笔迹就知道写字的人记地址时手在发抖。“瞧，这就是他们的地址，哈蓬登。”

凯利点点头。“还有这个，”他说，手指着另一个地址，“是丽贝卡现在的住

址吗？”

玛丽微微点点头。诺丁汉郡的西布里奇福德。

“谢谢，”他说，把详细地址抄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把日记本还给玛丽。

“但是，这只会是浪费时间，”玛丽带着蔑视的口吻说。“他不会在那里。”

凯利点点头。为什么当妈妈的总是坚持认为她才是对自己的儿子最了解的的那个人呢？而事实显然是相反的。他想起了他妈妈曾经说过的话——“杰克，我比你自已还了解你。”她这话偶尔也对；但多数情况下她说的都不靠谱，反而把他搞得焦躁不已。

他的目光转移到墙上的照片上面。“特里的父亲……”

“死于癌症，”玛丽说。“四年前，也是三月份。”她慢慢地摇摇头。“起码他不用看今天这一幕了。”

过了一会儿，珍妮站了起来。“我去重新沏一壶茶。”

从阳台方向传来远处砰的一声门响，紧接着听到一只小狗的叫声，受了刺激似的尖叫着，以及孩子们的尖细刺耳的声音；别处的钻孔机发出的呜呜声，不知谁家开着电视传出的声音，还有人气得抬高嗓门说话的声音。

凯利倾身向前，这一举动抓住了玛丽的注意力。“珍妮说过你儿子的举止，嗯，有点儿古怪……”

他不再往下说了。这个年长的女人慢吞吞地绞弄着手指，这个穿过去，那个穿出来，就像编麻花辫一样。珍妮还在厨房里忙着，他们看不到她。

“他无法入睡，”她终于开口了。“他始终住在这儿，我想他没有像样地睡过一夜。有时我夜里起来上厕所，无论是几点钟，都看到他在黑暗中就那么坐着。要不就是过去到窗边站着，往外盯着下面看。有一次，就有一次，他不在这儿，我就，唉，很惊讶，也很高兴，因为他终于睡着了。我踮着脚尖悄悄走过去，轻轻地打开他的房门，就一条门缝，想看看他在安宁地睡觉。”她的手指停止了绞动，又握紧了。“他盘着腿坐在床上，全身一丝不挂，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不知怎么回事，感觉好像是，他就等着这一刻的到来。他的那支枪，那支来复枪，就握在手中，对准我。我一下子把门关上，我可能吓得尖叫或是喊叫起来，自己全都想不起来了。我只是站在那里，身体后仰，眼睛紧紧地闭着，一动也不能动。我的心脏，我能感觉出来我的心脏，就在这儿，咚咚直跳，使劲地撞击着胸膛。”

慢慢地，她松开紧握成拳的双手，把围裙顺着膝部理平整。珍妮在门口站着，一言不发，听着他们的谈话。

“我不知道这样站着过了多久。好像有好几个世纪那么长。后来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不知道除了上床还能做什么。我躺在床上，翻过来覆过去就是睡不着。到了早晨，我问他夜间睡得怎么样，他只是笑笑说，‘很好，妈妈，真的。还不错，很不错。’他把茶喝了。”

珍妮走上前来，两手搭在这个年长女人的肩膀上。

“你会找到他的，对吗？”玛丽说。“你会尽力的。趁他还没做出什么傻事来。趁着还没发生什么事。”

他应该如何作答呢？

“我付不起太多的钱。但是我会把能拿出来的都给你。”她把包翻了一个遍。“给你。这二十英镑是从我的养老金里剩下的。当然，以后我还会再付给你的。”

凯利只拿了十英镑，把另外的十英镑还给了她。

“就只收这么多吗？”

“就这么多。”

“太感谢你了。”

“对于特里，”珍妮说，“你是怎么想的？”

他们沿着从高治山开往芬士贝利公园的向东的铁路线走，这条线已经废弃不用了，上面铺上草皮，开辟出一条城市人行道。草皮快被泥浆和碎石取而代之了。两边成了垃圾倾倒地，堆满了破损的自行车和一捆一捆的谁也不愿意费力去发送的免费报纸。

“我想他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凯利说，“他看见过我们大多数人根本想不到的事情。但是如果他总不回军队，终究会落得个被捕、被开除军籍的下场，甚至会坐牢。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在还没有陷入绝境之前，他去买通医生，不管这要花多长时间，然后带着医生的诊断书和一堆药片回去报到。那样的话，如果运气好，他还能领有抚恤金。”

“如果这些都办不到呢？”

他们身体左侧的矮树丛中，突然惊起一只黑鹇，向离他们远一点的灌木丛飞去，在枝杈上又停落下来。

“经常有人失踪。”

“你是说携枪失踪？”

凯利缩小了步幅。“我先到哈蓬登去，确认一下他们确实不在那里了。特里可能与他们有联系，和以前一样。”

“我见过她一次，”珍妮说，“丽贝卡，”她扮了个鬼脸，“尖酸得像是放了四天的牛奶。”

凯利咧开嘴笑了笑。他们继续往前走，不怎么说话，与对方在一起，他们都感觉轻松但又不是完全自由自在。也不知道还要走多远，什么时候该停下来，往回走。

房子在小镇的北边，过了高尔夫俱乐部往左拐，就在俱乐部和巴特福德之间。当然，他完全可以在电话里把这一切搞定，可是如今冷不丁打进来的电话太多，人们对于突如其来的谈话并不欢迎。凯利已经习惯了周围的人对他嗤之以鼻；尽量不把遭遇白眼当回事。不亲自面谈，又怎能知道他们有没有说实话？

房子坐落在几棵散乱分布的杨树和一块长着过多苔藓的草坪后面，看上去有点儿自命不凡。一辆溅上泥浆的四轮驱动车斜歪向一边停着，双车库前面的地盘被一艘固定在拖车上的大船所占据。天哪，他们究竟离海有多远？凯利弄不明白。

门铃响了，在凯利听来像是普契尼的哪部歌剧作品，但是如果他指望开门的是一名菲律宾女佣，身穿浆硬的工作服，或是一位板着脸的“互裨”姑娘^①，那就大错特错了。开门打量他的显然就是家里的女主人，身材很好，看上去五十岁上下，晒成棕褐色的皮肤看上去很健康。头发利索地向上梳成一个凯利称为法国式小面包的形状——要不就是盘起来的？她穿着一条奶油色长裤，臀部很贴身，一件花灰色高领毛衣。几乎每个手指头上都戴着戒指。

“凯利先生？”

凯利点点头。

“你的行动很迅速。”

如果他是只狗的话，凯利不由地想到，她这会儿会因他听话而赏给他点好吃的。而她只是向他伸出手来。

“克里斯蒂娜·哈德菲尔德。”

她的手握上去表面很光滑，在平滑的外表下，她的握手却坚定有力。

“请进来。抱歉，我丈夫不在家。他总是有这事那事的。”

他跟着她穿过一个方形的门厅，里面摆满了巴伯衫、威灵顿靴^②和低跟轻便鞋，他脑子中出现了他最喜欢的莫斯·艾利森的歌曲当中的一首的歌词：

我知道她的爸爸发了财

从她走路的姿势就能猜出来

他们进去的房间摆放着两把超大号的长靠背椅，像是在炫耀，还有几把休闲椅，不像玛丽·安德森的公寓那样，随处都有可落脚的地方，并且还有很多空。高处窗户正对着花园，在远处有个人——看不清是男是女，边收拾树叶边轻声吹着口哨。大概不是男主人。

两个外孙的照片，拍照的时间比玛丽·安德森家墙上的那些距离现在要近一些，装在银质相框里，立在一架小钢琴关上的盖子上面。

“他们真可爱，”顺着他的眼睛看到他在盯着照片看，她说。“可爱极了。又有教养。现在的孩子很少能比得上他们。”她撅起嘴。“服从管教，在我们的社会中，恐怕已成为一个忌讳字眼。”

“他们来住了多久？”凯利问。

“一个星期多一点。足以帮忙拆下装扮圣诞树的彩灯和彩纸，取下挂在树上的装饰品。”克里斯蒂娜·哈德菲尔德笑着说。“在主显节之夜^③，又一个被遣

① 以帮做家务或照看小孩换取膳宿及零花钱的外国姑娘。

② 在梅雨季去除杂草穿的长筒橡胶靴。

③ 一月六日，圣诞开始第十二天的日子。

奔的旧传统节日。”

“当孩子们在这里时，特里，他们的爸爸，正在家休假。”

“可以这么说。”

“他没有通过任何方式和他们联系吗？”

“肯定没有。”

“没打电话，没……”

“他不至于蠢到这种程度，自打发生了上次的事情。”

“发生了什么事？”

“丽贝卡一开始提出来要离开他时，他绝不相信。后来相信了，他反应强烈。”

“他打她吗？”

“他扬言要打她。他利用各种各样的名堂威胁她和孩子。她把警察叫来了。”

“当她告诉他这事时，他已回到英格兰了吗？”

“我女儿可不是个胆小鬼，凯利先生，说她别的什么都行。要说她傻，我承认。她总是要过很久才会认识到自己错了。”她向放在她椅子旁边的矮桌伸过手去，接着递给凯利一支烟，凯利摇摇头，她为自己点了一支，吸一口，烟气先在嘴里含着，然后吹出来，向天花板飘上去。“她到底着了什么魔非要嫁给那个男人，对此我一直都弄不明白。果然，后来的发展被我不幸而言中了。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般配。可惜的是，在军士营房住了将近四年，那里坏掉的管道和顺墙往下流的冷凝水才令她头脑清醒过来。”

“那就是她离开他的原因吗？为了有套像样的住房？”

克里斯蒂娜·哈德菲尔德绷紧嘴巴。“她离开他是想让她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任何一个做母亲的，都会这么想。”

“也是他的孩子，是吗？”

“你就是为这个来的吗？来为他辩解？为他作辩护？”

“我打电话时解释过了……”

“听了你在电话中说的话，我的理解是那个可怜的人似乎要崩溃了，到了有可能伤害到自己的地步。”

“我认为这有可能。我想要在类似那样的事情发生之前找到他。”

“你这样做，是代表他的母亲吗？”

“是的。”

“可怜的女人。”烟气从她两边的嘴角飘出来。“接完你的电话，我打给丽贝卡。正如我猜到的，她没有他的任何音讯。最近的确没有。”

“我知道了。”凯利起身站了起来。听不到外面边干活边吹口哨的那个人的任何动静了。克里斯蒂娜·哈德菲尔德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事情的真相到底怎样，凯利想，既然一切这么不容置疑？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桌子上。“万一特里和你联系或是你女儿有他的消息……尽管可能性不大。”

没有必要在门口再次握手。她站了一会儿，交叉双臂，看着他走了，亲眼看着他离开她的地盘。

是不是因为他的祖父——他父亲的父亲——当过火车司机，他就对火车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这个老男人——在凯利眼中，他一直是老男人，虽然他那时比现在的凯利大不到哪儿去——他曾在过去的伦敦中部铁路公司，伦敦—米德兰—苏格兰铁路公司，以及后来的伦敦东北铁路公司干过。他驾驶开往利兹和纽卡斯尔的特快列车，成天被煤灰熏得灰头土脸的。每次轮到他上班工作很长时间之后回到家来，凯利就能见到他，见到他站在小厨房里的炉灶旁，端着咖啡碟不时地啜饮营地咖啡。很少见他讲话。

现在，凯利自己没有汽车，需要时就依照当地租车公司的按程付费方案租用一辆，平时尽可能乘火车出行。靠窗坐在静静的车厢里，手里拿本书看，CD随身听音量开得很低。

他被凯特抛弃了。凯特是一名自由记者，凯利在泰晤士河南岸举办的一个伊朗电影节上当保安时认识了她。他们交往了大约十八个月后，凯特把他撇在一边，喜欢上了一位录像装置艺术家。她抛弃了凯利，连同他那颗痛苦的心。他开始喜欢喝酒，这使他入不敷出。她使他想读书。凯特一股脑倒给他的东西有些他读不懂——菲利普·罗斯，扎迪·史密斯，伊恩·麦克尤恩——而另一些——格雷厄姆·格林，她送他的《钱德拉推理杂志》算是对他的职业开了个拙劣的玩笑，安妮·普鲁克斯——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吉姆·哈里森的书，是他自己找到的。在他办公室楼下的慈善店，还找到了海明威的书——一本翻旧了的企鹅出版社平装本的《虽有犹无》，书皮只剩下一半。另外还有托马斯·麦葛尼的书。

他正在读《喜欢冷美人的男人》。当他在肯特镇乐施会上翻看架子上的书，第一眼看到它时还以为又是一本名人推出的食谱。实际上它是一本关于马力欧·巴尔扎克警长的另一种类型的犯罪小说。马力欧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警察，在宾夕法尼亚中部的废弃矿区探案。到目前为止，书中一多半的内容都是对话，有很多地方凯利没能充分理解，但是好像这也没有多大关系。

有好大一会儿，他把书放在一边，眼睛注视着窗外。他估计现在是在贝德福德北面，火车越开越快，先前紧贴在灌木树篱上、笼罩在坡地上的薄雾已散去。远处的东方，在一排树的轮廓后面，太阳渐渐地云层后面钻出来。他把随身听的音量调低一点，莫斯·艾利森的小号平静地演绎着《心灵的困惑》，他重新打开刚才看着的书，开始读第十三章。

当他们抵达诺丁汉车站时，那里还算热闹，和其他车站没什么两样，稍微给人一点破旧的感觉。开出租车的年轻亚裔司机好像知道凯利要去哪里。

沿伦敦路走，他看见郡球场照明的泛光灯，他曾在这里踢过一场球。就那一次吗？他想是的。然后他们渡过特伦特河，森林队的主球场在左方——他正

好面对布莱恩·克劳夫看台——接着穿过特伦特桥板球场一端的一排排高高的白色座位，英国板球队在这个球场的最近的一次辉煌战绩，是大败澳大利亚队，叫他们立马卷铺盖走人。

这是离开梅尔顿路的一条较短的街道，两旁房子都不大，他要找的门牌号位于路左侧的再往里边那一头，是正面平坦的两层别墅，剥落的油漆使它与两边的房子区分开来。

门铃好像不响了，他按了几次后，转而敲敲门。当地一家比萨店的广告传单一半在信箱里面，一半露在外面，他把传单拿开，弯下身去透过信箱看家中是否有人，没有一点动静。他叫了一声“有人吗？”只听到细弱的回声。他半蹲着，眼睛逐渐习惯了里面昏暗的光线，勉强看出有一只玩具狗，腿向外伸开，放在狭窄的门厅里无人理会。

“我想他们不在家，”一个女人的声音说。

她站在旁边房子开着的门道里。她看上去六十多岁，还可能更老一点，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把黄色掸帚。看到她身上围着的带有花卉图案的围裙，凯利想，这种围裙一定是卷土重来又流行开了。

“我经常在早上听到小孩子的声音。”她摇摇头。“今天没有动静。寂静无声。”

“你知不知道他们有可能去了哪儿？”

“不知道，亲爱的。你是来查计费表还是别的什么？”

凯利摇摇头。“一个朋友的朋友。顺便来玩玩，碰运气看看能不能见到他们，真的。”

女人点点头。

“她没跟你说什么？”凯利问道。“关于她的离去？”

“没对我讲过。她大多数情况都不怎么与人交往。也不是不友善，可你知道……”

“你没看到她离开？她和孩子们？”

“不能说我看到了。”

“也没有别人和她来往吗？男人？”

“你瞧，这算怎么回事？你是警察还是什么？”

他尽力露出令人安心的微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没什么担心的。”

“那么，你可以去找她另一边的邻居问问，他们可能了解点情况。或者去梅尔顿路上的果蔬店，我有一两次见到过她在那里，像是闲聊。”

凯利谢过她，按响了隔壁的门铃，但是没有人在家。果蔬店的雇员在接待顾客的空里，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但是有关凯利的问题，他也提供不出有用的信息。

挨着房子后面是一条狭窄的小巷，几乎被绿色的带轮子的大垃圾箱占满；有一扇矮门通向一个很小的方形的院子。后窗的窗帘拉开了一半。